

關於出去交換這件事情的雜談

在離開台灣，前往北京前，就對自己承諾，作為一位交換生，要將自己放空，清掉所有既有的概念、印象，盡情地感受周遭事物與陌生生活所帶給自身的一切感受，像個液態的果凍一樣，侵入陌生文化、與他們在一起，不帶稜角地去理解，關注每一個細節所產生的影響。

因為已經有太多可預期的狀況，所以讓自己變得無所預期反而是重要的，因為交換生在這段時間中，有很重要的課題要去達到。我總是不喜歡用「玩」去形容我們來大陸在做的事情，我沒有在逃避想出去玩的野心，只是純粹覺得，這一趟的旅程不能用這麼簡單、膚淺的字辭去形容，我總是希望說，我是來「體驗」的。

體驗各種狀況，當然，包含了玩的狀況。體驗天氣、體驗人情、體驗文化，從簡單的宿舍斷電到公共澡堂，或是關於飲食、意識形態。我想說的是，當交換生到一個陌生的環境（而大陸地區是相對其他交換地點更加熟悉的），所做的不應該只是每天想著要去哪玩，要怎麼成為一個去過很多地方的觀光客，而應該是利用這寶貴的機會，試著「過生活」，成為當地人，去理解中國人怎麼思考，去了解時代和歷史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。

這也是我去了一趟大陸，期望自身所做的。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比大多數的本地同學還要了解這個地方，參與的活動和體驗也要比他們還要多。所以，除了正常一般的本科課程學習之外，參加求是協會辦的每周讀書會，去討論大陸的教育問題、三農問題、工人問題等等；還報名了 SAEPa 的支教服務，去河南的初中分享我的故事以及台灣的故事；也擔任綠色夢想協會所辦的課程老師，為學校的工友上古典文學課。最開心的是，在北京選了一門現代舞的課，老師教著零基礎的我們至最後創造一支屬於自己的舞蹈，而我跳得還不錯，就被老師鼓勵去大禮堂獨舞三分鐘，這對我是很棒很棒的回憶。

而很不一樣地是，我試著努力克服所有交換生會面臨的問題，因為我們的時間太少了，我們很難深入地加入一個組織或團體，去與他們產生很緊密很長久的關係，雖然我們都有嘗試參加系隊，或是透過一些零星的活動去更深入群體，但跟想像的還是會不小的落差。所以當我利用僅僅兩個月的時間，跟美術學院學生會的夥伴們一起籌辦一個全校演出性質的「學生節」時，那種緊密讓我很感動，彷彿我真的在北京清華就讀本科、彷彿我跟他們一樣經歷著春夏秋冬，當我們漸漸產生出一種革命情感，彷彿感情生了根，不再隔著朦朧的霧霾去想念南方濕潤的小島，而種下關於北京、關於清華的愁緒。

我喜歡在一個陌生的環境，像是開墾、灌溉渠道，在一片對自己而言如乾涸的荒漠中，像是建構起自己的堡壘，我把我想知道的、我渴望的資訊和資源牽引到我周遭，我去吸收各種大陸用語習慣及社會文化認知脈絡、我學習使用陌生的社群軟體、我去找各種訊息可能的集匯處，並將這一切匯集到我的生活中。

我們到大陸去，要先瞭解自己，才能介紹自己給他人認識，我們知道我們的信念和我們珍惜的價值，這放在我們柔軟的內心中，柔軟卻不變型，我們外型沒有稜角，因為已經知道了自己的樣子，外型就轉化為如黏土般去記憶一切帶來的感受、各種衝擊。

這是對我來說，將「交換」這個機會做最好運用的心態，適應、融入，但不忘了自己的樣子，而經過這樣的過程，才懂得怎麼比較，比較之下才更清楚自己的面貌。而當我每每比一般的大陸同學，更能侃侃而談「如何在北京找一場好的演出」、「共產黨在各個教育階段中所扮演的角色」、「清華以前的歷史與各個院系之間的故事」時，你知道你所構築的世界已經能讓你，繼續地在這個地方以一個陽光燦爛的姿態生長時，交換的這個學期，目的就已經達到了。

這是帶有一種目的、積極的交換心態。是一種知道自己走這一遭，一定要帶走什麼東西回去的心態。但，其實更多的是與自己的對話，那些不曾預期的事物，更能抨擊到你內心的返響。

這裡我想說的已經與大陸沒有關係，而是關於我們如何學會出走，去大陸交換是一個風險比較小的投資，在一個語言文化都近乎相同的環境生活，遇到的挫折會少得很多，而在這低風險的過程中，我們仍可以去開展關於這種形式的可能狀態。這種可能狀態便是，你一個人的出走，與在台灣不同，你沒有家人在某種距離上的貼近、你脫離了交友圈，甚至可以說是你放棄了從國小到國中、高中所建立的人脈關係，或是不信任那在台灣本以為應永遠是溫和的社會氛圍，更嚴重的是，你所建立經驗的那些知識論，都可能要重新思量。但，這是一個機會，讓你變得更不像自己，然後找回更像自己的自己。

讓自己到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，並迫使自己喚起全身可能的力量和感受，被迫地勇敢起來，然後去做一些以前沒有經歷或從不想做的事情。我覺得，這趟過程對我最重要的是，關於自己，到那個地方去，真的是屬於自己，因為就連同樣家鄉的交換生，或許都會讓你學會一個人。一個人去旅行，然後打入群體或者失敗成為個體，你有一群好朋友，可是你知道當你在那個環境之下，你突然停下來了，心情空了下來，或許是環境給予你一種抽離感，你似乎可以直視你雜亂無章的生活了。因為沒有太多事物好考慮，你只好考慮你自己。

我覺得給自己一個機會去交換，對自己來講是一個新的開始，彷彿回到大一時的時候，要去尋找哪一攤才是校內餐廳最好吃又划算的選擇，要去記憶系館教室的位置，對每一個歸為傳統的事物都感到新奇。我真有那種讀了半年的北京清華，想再讀一次大學的衝動呢。

儘管，在大陸你依然會遇到很多問題，很多問題是，你甚至希望被丟到一個文化語言更陌生的環境，也不願面對的。表層的問題都沒什麼好說的，因為很好發現，所以總有更寬容的姿態去迎接它，而最害怕的是沒有脈絡的陌生向你襲來，或者出於文化認同的歧異，被「民族被包容」所包容。關於中國，有太多事情可以講，當然也太多事情可以抱怨。可是對自己意義最大的是，走出來，才有這些經歷。

走出自己的舒適圈，是最珍貴的。因為我們還可塑、我們亟需被刺激，有一種渴望在背後不斷追趕你，砍著荊棘跳過長谷似乎想變成希臘神話中的英雄，而再一次又一次的可能之後，你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跟著轉了方向，你還是你，只是你知道你不只是你。

（待續）

圖為筆者前往河南省滑縣英民中學支教與同學合照

